

Proserpine & Midas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著
《普洛塞庇娜与迈达斯》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1820年）



Proserpine did not go down without a fight



Proserpine & Midas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著
《普洛塞庇娜与迈达斯》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1820年）

Translator's Preface

Rediscovering Mary Shelley's Mythological Dramas

Mary Shelley is known to the world as the author of *Frankenstein*, the mother of science fiction, the teenage genius who imagined a monster brought to life by lightning. But that is only half the story—and perhaps not even the most interesting half.

In 1820, while living in Italy with her husband Percy Bysshe Shelley and a circle of fellow writers, Mary Shelley wrote two plays that have remained largely unknown to readers for over two centuries. *Proserpine* and *Midas* are mythological dramas—short, poetic works that retell classical myths through a distinctly modern lens. They were written for children, but they are not childish. They are subtle, sophisticated and quietly revolutionary.

These plays have never befor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t is my hope that this translation will introduce Chinese readers to a side of Mary Shelley that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not as the author of one famous novel, but as a serious dramatist, a feminist thinker and a master of mythological revision.

A Feminist Rewriting of Myth

Proserpine tells the story of the goddess Proserpine, who is abducted by Pluto, the king of the underworld and forced to spend half of each year in darkness. In Ovid's version, the myth is about male power and female suffering. In Mary Shelley's version, something remarkable happens: the focus shifts entirely to the women.

The abduction happens offstage. We never see Pluto. Instead, we see Ceres's grief, the nymphs' devotion and Proserpine's own voice—her fear, her courage and her eventual acceptance of a fate she cannot change. The play centers on mother-daughter love, female solidarity and the strength of women who support one another in the face of loss. It is a proto-feminist work in the truest sense: it takes a story about male power and transforms it into a story about female resilience.

Midas is a very different play—a comedy, full of satire and irony. King Midas, the foolish ruler who wishes for the golden touch, is punished not once but twice. First, Apollo gives him donkey ears for his bad taste in music. Then, Bacchus grants his wish for gold—and he discovers that the gift is a curse. The play mocks greed, vanity and the obsession with wealth. But it also contains a sharper edge: Midas is a king who values appearances over substance and his downfall is both comic and deeply human.

Together, these two plays reveal a writer who understood myth not as a fixed story to be retold, but as a living language to be reshaped. Shelley uses the gods and heroes of antiquity to speak about her own time—and about ours.

On the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verse drama is always a delicate task. The translator must balance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with the demands of a new language and a new audience. My goal

throughout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to produce a text that can be read and enjoyed as drama—not as a scholarly exercise, but as living literature.

I have tried to preserve the rhythm of Shelley's blank verse without forcing Chinese into an unnatural meter. In many passages, I have chosen to break the lines into shorter, more breathable units, allowing the emotional weight of each image to land. I have also aimed for a register that is elevated but not archaic—a language that feels appropriate to gods and kings, yet remains accessible to a modern reader.

Where possible, I have used Chinese idioms and four-character phrases to capture the density and elegance of Shelley's poetic language. Where the original is playful or comic, I have tried to find equivalent tones in Chinese. Where it is sorrowful or majestic, I have sought a matching solemnity.

I am acutely aware that some meaning is *always*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musicality of Shelley's English I beyond my skills to fully reproduced in Chinese. But I hope that *something* else has been gained—a new voice for these ancient stories, a new audience for this remarkable writer and a new appreciation for the depth and range of Mary Shelley's genius.

A Note on the Texts

Proserpine and *Midas* were written in 1820 but were not published in their complete form until 1922, when the scholar A. Koszul issued them as *Two Unpublished Mythological Dramas*. The plays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for the Shelley children and they were never performed during Mary Shelley's lifetime.

Proserpin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 truncated form in the 1832 periodical *The Winter's Wreath*. *Midas* was not published at all until the 1922 edition. The manuscripts are held at the Bodleian Library in Oxford.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he authoritative edition edited by Charles E. Robinson, published in 1992 as part of the Garland Press series of Shelley's works. I have also consulted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as reproduced in that edition.

)(*)(



Original art from Wollstonecraft: the animated series.

普洛塞庇娜

（PROSERPINE）

玛丽·雪莱 著

中文译稿

译者：[您的名字]

目录

译者序
剧中人物
第一幕
第二幕

译者序

玛丽·雪莱以《弗兰肯斯坦》闻名于世——那位在闪电中诞生的怪物，那位年轻的天才作家。但那只是她故事的一半。

1820 年，在意大利旅居期间，玛丽·雪莱创作了两部神话戏剧：《普洛塞庇娜》与《迈达斯》。这些作品从未在她生前完整出版，也从未被搬上舞台。它们是写给孩子们的，却并不幼稚——它们细腻、深邃，且暗藏锋芒。

《普洛塞庇娜》讲述的是谷物女神刻瑞斯之女被冥王劫至冥界的故事。在奥维德的版本中，这是一个关于男性力量与女性苦难的神话。而在玛丽·雪莱的笔下，焦点完全转向了女性。劫持发生在幕后，我们从未见到冥王。我们看到的，是刻瑞斯的悲痛，是仙女们的忠诚，是普洛塞庇娜自己的声音——她的恐惧、她的勇气，以及她对无法改变之命运的接纳。这是一部关于母女之爱、女性团结与女性坚韧的作品。

这部译稿力求在忠实原文与中文表达之间取得平衡，使读者既能感受到原作的诗意，又能以母语的节奏体会剧情的流动。愿这部作品能为中文读者打开一扇窗，去认识一个不一样——却同样伟大的——玛丽·雪莱。

是为序。

ZJC
2026 年

剧中人物

中文名	英文名	身份
刻瑞斯	Ceres	谷物女神，普洛塞庇娜的母亲
普洛塞庇娜	Proserpine	刻瑞斯之女，后被劫至冥界成为冥后
伊诺	Ino	普洛塞庇娜的侍从仙女
尤诺厄	Eunoe	普洛塞庇娜的侍从仙女
伊里斯	Iris	彩虹女神，众神的信使
阿瑞图萨	Arethusa	泉水仙女
阿斯卡拉福斯	Ascalaphus	冥界的幽魂

场景：西西里岛恩纳平原

第一幕

第一场

场景：一片美丽的平原，一侧有悬岩投下阴影，另一侧是栗树林。远处可见埃特纳火山。

（刻瑞斯、普洛塞庇娜、伊诺与尤诺厄上场。）

普洛塞庇娜

亲爱的母亲，请别离我而去！
我爱在这悬岩之下的幽暗中歇息，

聆听您的话语。您的普洛塞庇娜恳求您——
请留步。
就在这绿荫笼罩的河岸坐下吧，趁我编织花环的时候，
再讲一遍：泰坦巨神如何与奥林匹斯众神鏖战，
或是巨蟒皮同如何倒在可怕的阿波罗箭下，
或是达芙妮如何变作月桂——那位羞怯的少女，
如今她那尖尖的叶片，正为爱人的额头遮挡烈日。
而我要在这明媚的原野上，采撷星辰般的花朵，
为您编织一顶花冠，母亲。
若您不在，这田野便空寂荒凉，花朵凋零，
挺拔鲜嫩的青草也垂头丧气，
如同昏昏欲睡的凡尘生灵——
亲爱的母亲，请别丢下您的普洛塞庇娜！

刻瑞斯

我的乖孩子，这是伟大的宙斯的旨意——
金色的宝座环绕着他的王座，
伽倪墨得斯已斟满琼浆玉液，
金色的篮筐里盛满仙馐美馔；
众神已在宴饮——酒神巴克斯也在席间——
但若我不分发食物，便无人能进食。
我不得不走了——再会了，亲爱的普洛塞庇娜！
尤诺厄可以为你讲述巨人的覆灭；
或是让黑眸的伊诺为你吟唱那些凄婉的变身故事——
关于绪林克斯，或是达芙妮的命运，
或是那渎神的普罗米修斯的苦难，
以及潘多拉——人类之母——之子的故事。
我只留给你和你的仙女们这一条叮嘱：
切勿彼此分离。若有那群忠心的侍从环绕着你，
便没有凡人敢触怒我，将你从她们的眼皮下劫走。
可你若独自游荡，无论被巧取还是豪夺，
你都将迷失，而我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你凄惨的下场。
再会了，我亲爱的孩子——切记我的叮嘱。

普洛塞庇娜

母亲，再会！愿你振翅高飞，直上晴空；
愿你如阿波罗弓弦射出的光束，
从平静如镜的海面一跃反弹，
转瞬之间便回到太阳神背上的箭囊——
以此神速，回到你心爱的普洛塞庇娜身边！

（刻瑞斯退场）

好了，亲爱的仙女们，趁烈日当空，光芒直照原野，
让我们在埃特纳火山正午投下的那片狭长阴影里歇息吧。
伊诺，亲爱的，到这儿来——
趁我们闲适休憩的时候，
请用甜美的诗句重述那个故事：
伟大的普罗米修斯如何从阿波罗的战车上窃取天火——
那是赐予凡人的神圣礼物！
或讲讲阿芙洛狄忒更动人的传说：
她如何从咸涩的海浪泡沫中诞生，
乘着珍珠贝壳漂洋过海，
抵达塞浦路斯那阳光明媚的海岸——
那里百花盛开，香气袭人，只为恭迎这位美之女神；
金色沙滩上，雪白的鸽子已套好缰绳，
连结着一辆贝壳战车，载着她升入云霄，
在众神的赞叹声中，入列天庭。

尤诺厄

普洛塞庇娜讲述的故事，远比伊诺最动听的歌谣还要甜美。

普洛塞庇娜

伊诺，你曾结识一位河神，他对你情深意重，
常引诱你来到他那清澈见底的波涛旁、繁花似锦的河岸边。
他热爱崇高的诗艺，能编织美妙的音韵；
当你斜倚在他那幽暗洞穴旁的嫩草地上时，
他便为你歌唱——那洞穴中清泉汩汩涌出，

欢快跳跃，为正午的空气带来阵阵清凉。
每当你归来，总会用那些故事与歌谣令我们听得如痴如醉；
那歌声甚至能引得森林之神法翁们，
连同他们的君王潘神，离开绿意盎然的栖息地，
循声前来聆听。
现在就给我讲一个吧——那故事宛如神祇亲口所诉，
既温柔又充满奇思妙想，将听者带入甜美的梦境：
那里有绿树成荫的林地、蔚蓝的天空，
还有清澈见底、铺满鹅卵石的溪流。

伊诺

那我就讲一个我最钟爱的故事吧：
讲述头戴百合花环的阿瑞图萨——
那位你最喜爱的仙女——
如何离开故土希腊，逃离了那位化身为水流的神祇阿尔普伊斯；
阿尔普伊斯紧追不舍，劈开茫茫深海的荒漠，
最终她在西西里岛重现身姿，
化作恩纳那片沃土上最清澈的泉水，静静流淌。

阿瑞图萨醒来了——
自雪峰的沉眠中醒来。
自阿克罗刻劳尼昂的群山，
自白云之巅，
自峭壁之侧，
她引领群泉奔涌而出。
彩虹般的长发飞扬，
她跃下层层岩石，
众溪追随她歌唱……

她的足迹为下坠的峡谷铺满苍翠——
那峡谷顺势倾斜，迎向西方的微光；
伴随着滑行与跳跃，她一路高歌前行，
呢喃之声轻柔如熟睡中的低语；
大地似乎眷恋着她，

天空也在她头顶微微含笑，
当她依依不舍地流向那深邃的汪洋。

随后，果敢的阿尔普伊斯携着他的冰川寒流，
用三叉戟猛击群山——
他在岩石中劈开一道深渊，
伴随着剧震，整座厄律曼托斯山都在摇晃。

那黑色而凛冽的南风，
在寂静白雪的瓮坛之后，
解开了被封印的源头；
地震与雷鸣疯狂地撕裂了
下方泉水的重重关卡——

河神的胡须与长发在奔涌的洪流中翻腾隐现，
当他追逐那敏捷仙女逃遁的光芒，
一直追到多利亚深海的边缘。

"噢，救救我！指引我吧！
让深渊将我藏匿——
他正一把揪住我的头发！"

汹涌的海洋听到了呼唤，
向着蔚蓝的腹地翻滚激荡，
在她的祈求下裂开两旁：

在碧波之下，
大地洁白的女儿
宛如一道阳光飞速逃遁；
在她身后，
汹涌的巨浪滚滚合落，
却未与多利亚咸涩的激流相融：

宛如一道阴暗的阴影掠过祖母绿般的主海，
阿尔普伊斯狂飙突进地紧追不舍——
犹如雄鹰将一只白鸽逼入绝境，
穿过那多风狂云的溪流。

在那些海洋神祇端坐于珍珠宝座的凉亭下方，
穿过汹涌洪流中的珊瑚林，
越过成堆的无价宝石与顽石；

穿过那些幽暗的光束——
它们在水流中交织成一张色彩斑驳的光网——
以及那阴暗浪涛绿如森林之夜的洞穴深处：

她超越了鲨鱼，也超越了那幽暗的剑鱼，
掠过海洋的泡沫，冲出山崖的裂隙，
他们一同回到了多利亚的家园。

而今，从恩纳群山的泉源之中，
顺着晨光沐浴的一道山谷而下，
犹如曾经离散、如今又一心同体的挚友，
他们并肩投入水流的劳作。

日出时分，他们从倾斜山丘洞穴中的陡峭摇篮纵身跃下；
正午时分，他们流过下方的树林与水仙花盛开的草地；
到了夜晚，他们在奥提伽海岸下方摇曳的深渊中安眠——
犹如那些坠入蔚蓝天空的灵魂，
相爱之时，却已不复在人间。

普洛塞庇娜

谢谢你，亲爱的伊诺。你的歌声令人沉醉，
不知不觉，一个时辰已悄然流逝。
连夜莺听了，也要停下自己的晚歌。
但现在，不再是安逸和闲散——
太阳西斜，恩纳的平原被巨大的埃特纳火山的阴影所笼罩——
仙女们，让我们起来，采摘田野里最甜美的花朵，
用敏捷的手指为我亲爱的母亲编一个盛开的花环。

尤诺厄

紫罗兰色、蓝色和白色的银莲花在平原上盛开——
但我要爬上那座高耸的山峰，从那里采集那朵最可爱的玫瑰，
它将装饰你的王冠；伊诺，守护普洛塞庇娜直到我回来。

（下场）

伊诺

这平原是多么可爱啊！——无论是希腊的山谷，
还是明亮的奥索尼亚长满冬青树的海岸，
还是阿佛洛狄忒甜美岛屿上的香桃木凉亭，
还是爬满甘美藤蔓的纳克索斯岛，
都不能拥有像这些年轻的春天洒满星辰的肥沃或青翠的田野；——
也不是拥有美丽的阿玛尔忒亚角的克里特岛，
可以与谷物女神明亮的金色田野相比——
女王物产丰富的西西里岛。

普洛塞庇娜

亲爱的伊诺，我知道你所承受的爱，
我最亲爱的母亲激发了你偏爱的声音，
而这种爱使你对我加倍亲爱。
但你却生无所事事——看，我的膝上开满了最甜美的花朵；——
赶快采摘更多，以便在日落之前我们可以制作我们的花环。
昨晚，当我们迷路穿过那片空地时，我想，
吹过我脸颊的风，翅膀上带着芬芳的紫罗兰香气，
隐藏在散乱的林下：快点，甜蜜，去收集它们：
不要害怕——我不会迷失。

伊诺

我也不担心我会在我的任务中闲逛。

（下场）

普洛塞庇娜

（她一边采花，一边低唱）

大慈大悲的大地母神，
万灵皆从你怀中诞生——
神祇，
凡人，

飞禽与走兽，
枝叶与花蕾——
万物皆由你滋养生长。
请将你那神圣的恩泽，
吹拂向你的孩子
普洛塞庇娜。

若你以晚霞的甘露与仙雾
滋润这些初绽的花朵，
直到它们在芬芳与色彩中，
成长为时光女神最美的宠儿——
请将你最神圣的感召，
吹拂向你自己的骨肉
普洛塞庇娜。

（她环顾四周）

我的仙女们离开了我，违背了我亲爱的母亲的命令。
她们会到哪里去了呢？她的谨慎让我害怕独自一人；——
我要走过那张开大口的洞穴，去寻找阿瑞图萨的泉水，
那里盛开着睡莲。或许那位仙女此刻正醒来
照料她的波涛，她很喜欢我，常盼着我多留一会儿——
这些睡莲将点缀我母亲的王冠。

（退场）

（稍作停顿后，尤诺厄上场）

尤诺厄

我赢得了奖赏！瞧这朵芬芳的玫瑰！
可是普洛塞庇娜在哪儿？
恐怕伊诺走得太远了——
她定会像我一样，因这漫长而艰辛的搜寻而疲惫不堪。

（伊诺上场）

噢！你在这儿，漫游者！普洛塞庇娜在哪儿？

伊诺

我怀里装满了芬芳的馈赠：
亲爱的普洛塞庇娜，你如今定不会怪我偷懒了吧——
瞧，这儿尽是原野的珍宝：
首先是这些鲜嫩的紫罗兰，
它们蜷缩在长满苔藓的岩石下，
透过高大的蕨类植物，
与人的视线和嗅觉玩着捉迷藏；
还有星眼般的水仙，
低垂着花铃的风信子，
以及紫色的报春花——
这些花儿多么迷人！
可是她在哪儿呢？
她们之中最美丽的那一位，
我们亲爱的主人？

尤诺厄

我不知道。就在刚才，我把她留在这儿，托付给你照看，伊诺——
自己则爬上那边陡峭的山坡，去采这朵微不足道的玫瑰。
难道你不知道她在哪里吗？
你莫非忘了刻瑞斯的嘱托，竟把她的孩子丢下了？

伊诺

别责怪我，无情的尤诺厄！
我只是去了那片幽暗的林间空地——
在那高大树木的浓荫下，生长着最甜美的紫罗兰——
我是奉了她的命去的。
唉！唉！我心沉重；我怕她迷路了——
尤诺厄，快爬上山去，搜寻那道峡谷，
那儿陡峭幽暗的岩壁或许遮挡了我们的视线——
噢，亲爱的，快去！那是她雪白的长袍吗？

尤诺厄

不——那是一只小鹿，
正依偎在熟睡的母亲身旁啃食青草。
亲爱的普洛塞庇娜，如果你不在那儿迎接归来的母亲，
她会怎么说？光辉的刻瑞斯又会作何感想？

伊诺

这些念头太荒唐了——
我们不该担心会有什么灾祸降临到这位天之骄女的身上。
她并未迷失——相信我，
她不过是误入了歧途，
或许是攀上了陡峭的山径，
或许是走进了那边的幽谷，
又或许是去了那长满黄色桂竹香的岩壁——
正迈着大胆的步伐，
攀登着连山羊都不敢涉足的险径——
她终会归来，笑话我们的杞人忧天。

尤诺厄

太阳正将光辉没入波光粼粼的大海；
傍晚时分，谷物女神刻瑞斯将从朱庇特的高位神廷降临人间。
若她那心爱的女儿未能在那金色的田野——
那熟透的谷穗正随晚风摇曳着金黄头颅的地方——
迎候母亲，她的心该是何等惊惶不安。
让我们去恳求那溪流的仙女吧，
也许她曾见过我们的普洛塞庇娜，
能告诉我们她究竟误入了哪片遥远的田野——
亲爱的伊诺，你且在此等候，
我这就去那急流的源头——
那绿树掩映之处探寻一番。

（尤诺厄下场）

伊诺

为何我的心如此忐忑不安？
为何那本该只为哀悼而流的热泪，此刻竟预示着她的失踪？
噢，普洛塞庇娜！无论你那不幸的命运将你带向何方——
是那荒凉的沙漠，是那漆黑的辛梅里安洞穴，
还是那令人战栗的冥界——伊诺都将追随你而去！
快看，尤诺厄回来了，她垂着眼帘，步履蹒跚，
我担心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尤诺厄重新上场）

难道没见到她吗？

尤诺厄

唉，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海梅拉说，她整整睡了一天，
任由福玻斯那炽热的光芒吸干了她的溪水；——
直到那戴着芦苇花冠的头颅被露水打湿，她才醒来；——
若普洛塞庇娜曾经过她的洞穴，那定是在她熟睡之时。

伊诺

唉！唉！我看见了那金色的战车，
听见了巨龙振翅的声响——
刻瑞斯正降临大地。
我不敢停留，
不敢面对她那充满悲伤的目光，
不敢直视她那严厉而愤怒的眼神。

尤诺厄

快上山去！我去搜寻那幽谷：
她定会归来，否则我便永不回转。

（尤诺厄下场）

伊诺

我决不逃离，
尽管我深惧她那愤怒的眉宇与正当的责难；
但羞愧之心将压倒这孩童般的恐惧——
她那失踪女儿唯一的生机，全系于她那伟大的神力之上——
然而，见她走来，我仍不禁战栗。

（刻瑞斯上场）

刻瑞斯

我的女儿在哪里？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吗？
她流落何方？伊诺，你为何不语？——
她素来总在那片田野迎候我——
你的神色不祥——我怕我的孩子已遭不测。

伊诺

尤诺厄正在林中搜寻她的踪迹：
莫怕，伟大的刻瑞斯，她只是迷路了。

刻瑞斯

唉！我心神不宁——我预感到了最坏的结果。
噢，疏忽的仙女们！噢，大意的普洛塞庇娜！
你们竟任由她独自游荡？
她虽是不朽之身——
一股异样的恐惧却在我的血管中流窜。
搜遍整片森林吧，
让每一位树精、每一位嬉戏的森林之神都来诉说——
他们最后一次看见她那如雪的双足，
踏过荒林中柔软的苔藓小径，是在何处。
若非见埃特纳火山根基稳固，
我真会担心她已沦为大地之子提丰的猎物——
怕他已破土而出，掳走了这位天界最美的女儿，
将她囚禁于阴森的洞穴之中；
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都如我离去时那般安宁平静。

噢，这不幸的日子！
尤诺厄迟迟未归：
她在幽暗的林木与阴郁的林间空地中徒劳搜寻，
而夜色正将万物掩去。
我要动身了——
我要在白雪皑皑的埃特纳火山之巅，
点燃两道明亮的火焰。
黑夜绝无法阻挡我焦急的搜寻，
我绝不歇息、不合眼、不停步，
直到她归来，直到我再次拥抱我唯一的爱女——
我那失踪的普洛塞庇娜。

（第一幕终）

第二幕

第一场

场景：恩纳平原，同前。

（伊诺与尤诺厄上场）

尤诺厄

我好疲惫！烈日灼红了我的双颊——
若非如此，它们本该因恐惧与悲伤而苍白。
亲爱的仙女姐妹，自从那个不幸的日子——
我们失去了可爱的普洛塞庇娜那天起——
我终夜哭泣守望，白日则在林间徘徊。

伊诺

自那个不幸的傍晚以来，一切都变了！
刻瑞斯终日哭泣，寻觅爱女；
盛怒之下，她降下灾祸，使大地枯萎凋零。
特里纳克里亚也随她一同哀悼——
肥沃的田野变得干旱贫瘠，
涓涓细流在改道的河床中艰难蠕动，几近断流；

那些昔日低垂花头、凝视清澈水波的花朵，
因失去了溪水的滋润而枯萎凋零——
它们那残存的色彩，反倒衬托出我们内心更深沉的悲痛，
那正是我们苦涩泪水的源泉。
但那是谁？正带着急切的神情向这边赶来？

尤诺厄

那是美丽的阿瑞图萨，一位外来的水泽仙女，
但你对她并不陌生。

伊诺

我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

（阿瑞图萨上场）

亲爱的阿瑞图萨，我想我在你眼中读到了喜讯；
你的笑容宛如敏捷的信使，传递着即将到来的欢乐——
然而，唉！我们唯有以泪水回应，
除非你能为我们的悲伤带来慰藉，为我们的绝望带来希望。
你找到普洛塞庇娜了吗？
或者你知道那位我们苦寻无果的爱之仙女身在何处？

阿瑞图萨

头戴麦穗花冠的刻瑞斯在哪里？
我正急着去宽慰她那焦灼的心。

尤诺厄

噢！亲爱的水泽仙女，欢乐的使者！
伟大的刻瑞斯定会因你的到来及你带来的喜讯而赐福于你。

伊诺

自从刻瑞斯失去爱女的那个不幸日子起，
她便在这岛上四处游荡；
她那哀愁的目光洒下阴郁的枯萎——
曾随她足迹破土而出的高大禾苗与结籽青草，

如今却在她紧锁的眉头下纷纷凋零枯萎：
泉水干涸——
那些曾令她欣喜的娇嫩绿野，
如今却只因那枯败之态与她的悲伤共鸣，
才稍稍慰藉了她的心。

阿瑞图萨

不幸的女神啊！我多么同情你！

伊诺

每当夜幕降临，她便在埃特纳火山之巅点燃两团火焰；
那光芒照亮全岛，
令林木、洞穴与山径无处藏身于黑暗之中。
那如烈日般的光辉使月色黯然失色，
璀璨群星也在那人造的白昼中隐没无踪。
看，她就在那片田野里——正向这平原走来；
她那散乱的长发垂落在颈间，
不再戴着那顶麦穗编织的花冠——
她面色苍白，步履虚弱而迟缓。

（刻瑞斯上场）

刻瑞斯

我已疲惫得快要晕倒：
一股可怕的焦渴正折磨着我！
难道我必须放弃寻找吗？
噢！绝不，我亲爱的普洛塞庇娜，
除非我能再次将你拥入这空虚的怀抱！
帮帮我，亲爱的阿瑞图萨！
请用你那冰凉的泉水注满一只深贝壳，送到我身边来——
这异样的燥热与干渴令我虚弱不堪。

阿瑞图萨

我的话语比我那最清冽的泉水更令你宽慰：
我曾见过你的普洛塞庇娜——

刻瑞斯

阿瑞图萨，在哪里？快告诉我！
我的心跳加速，希望与恐惧交织，
令我虚弱的双腿几乎无法支撑——

阿瑞图萨

请坐下，女神，就在这长满青苔的河岸上，
在这高耸岩石的阴凉处，听我细细道来。
就在你失去爱女的那一天，我离开了我的源头。
我与阿尔甫斯一同顺着倾斜的河岸漫步，
走向那阳光灿烂的大海；
我们在海岸边驻足，
凝视着我们交融的波涛欢快地涌入汪洋——
忽然间，我听到了铁蹄践踏大地的雷鸣声，
还有一声凄厉的尖叫，令我浑身血液凝固。
我看见冥王坐在他的黑车里，
怀中抱着你那最美丽的女儿——
她宛如被黑夜环绕的明月——
但她奋力挣扎，高举双臂，呼喊着："母亲！"——
当她看见我近在咫尺，
便欲挣脱他那可憎的怀抱，
并带着极度悲伤的语调呼喊："噢，阿瑞图萨！"
我应声赶去——
但普路托见援兵将至，
便愤怒地用长矛猛击大地，地面随之裂开——
他的黑车滚入了深邃的塔尔塔罗斯深渊——
大地在上方重新合拢。

刻瑞斯（惊起）

伟大的宙斯啊，这就是你的旨意吗？
难道冥王竟能离开黑暗的塔尔塔罗斯，
将悲伤与泪水散播到你那光明的居所之中？
那么，就让他夺取大地与星辰吧——
让你广阔的疆域都成为他的猎物！——
伟大的王啊，你的姐妹在呼唤你的爱！
身为神祇，我要求你的援助！——
归还我的女儿，否则就让诸天崩塌，
让这美好的世界重归混沌！

伊诺

看！东方现出了一道绝美的虹霓：
那是天际的单拱桥，此刻正触及大地，
在苍穹茫茫无径之处，
为宙斯美丽的信使铺就了道路——
伊里斯正降临凡间，向这片田野走来。

阿瑞图萨

丰收女神啊，那位信使将为你带来喜讯。
你的双眼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而面颊却因恐惧而苍白。

（伊里斯登场）

刻瑞斯

说吧，神圣的伊里斯！
请将你的话语倾注进我那萎靡的灵魂，
宛如晚露滋润久旱的田野——
我的普洛塞庇娜在哪里？

伊里斯

天界的姐妹啊，当我侍立于宙斯的宝座旁时，
你那深切的祈祷之声使天庭充满悲伤与惊恐：

雷神皱眉，苍穹因恐惧而颤抖。
我向你传达他的旨意，
这是命运的安排，祈祷与抱怨皆无法改变：
如果普洛塞庇娜在冥界居住期间，
未曾因塔尔塔罗斯的食物玷污了她天上的本质，
那么她便能返回，
无所畏惧地漫步在恩纳平原，或是回到天上的众神之中；
但若她触碰了厄瑞玻斯的果实，
她将永远无法重返天庭，
注定要居住在死亡的阴影中，
成为冥王普路托的妻子与地狱的女王。

刻瑞斯

喜悦紧紧追赶着忧虑迟缓的脚步！
天上的孩子绝不屑于触碰塔尔塔罗斯的食物。
普路托，放弃你的猎物吧！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伊里斯

她很快将再次见到天上的太阳，
由阴森的地狱居民簇拥着，重返恩纳的原野，
回到美丽的鲜花与溪流、她昔日的挚爱身旁——
更重要的是，回到她母亲的怀抱。

第二场

场景：同前。

（刻瑞斯和她的同伴们列队在一侧，满怀期待。普洛塞庇娜从另一侧的洞穴中走出，由一群手持火炬的阴森身影簇拥着，其中包括阿斯卡拉福斯。刻瑞斯和普洛塞庇娜紧紧拥抱在一起；仙女们环绕着她们。）

伊诺

我们挚爱的、失散已久的女神，您终于归来了吗？
您的仙女们会再次伴您左右吗？

您会再次照亮这座岛屿吗——
在您失踪的日子里，它曾黯然失色？
您会再次让特里纳克里亚在母亲的注视下展颜微笑吗？

刻瑞斯

欢迎你，亲爱的普洛塞庇娜！
欢迎来到光明，来到这片绿色的土地，
回到你母亲的怀抱。
你太过美丽，不配做冥王普路托的伴侣；
在冥府黑暗的空气中，
你娇艳的脸颊褪去了玫瑰色的光泽，
你明亮的身影在那不属于你的黑夜里黯然失色。

普洛塞庇娜

我又一次见到你，亲爱的母亲！——
我又一次踏上恩纳的花海平原，
拥抱你，阿瑞图萨，还有你们，我的仙女们；
我已逃离可憎的塔尔塔罗斯——
那复仇女神和所有令人厌恶的形体的居所，
它们蜂拥而至，使地狱更加黑暗。
哦！我真想崇拜你，赐予光明的太阳，
你将温暖和光辉洒遍大地。
看看那些栗树的枝条，
它们在微风中摇曳，
树干被斜阳染成红色。
还有那些轻柔的云朵，漂浮在天地之间。
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
那里一片漆黑！
没有哪位神明会在极乐世界微笑，
空气无风，万物静止。

伊里斯

难道我非要打断这深沉的喜悦，
还要无情地击碎你的希望吗？
哦！回答我，普洛塞庇娜，
你还是光明之子吗？
还是你已被那塔尔塔罗斯的食物
玷污了你天上的属性，
注定永远成为地狱与黑夜的女王？

普洛塞庇娜

不，伊里斯，不——我依然像你一样纯洁：
光明与空气的后裔，我没有地狱的污点。
我永远属于你，哦，母亲！

刻瑞斯（对来自地狱的阴影）

滚开，污秽的访客！回到你们的巢穴去！
不要用你们污秽的影子玷污阳光普照的大地——
都给我退下！
普洛塞庇娜，光明之子，不是你们的女王！

（对仙女们）

快，把我的车带来——
我们将升入天堂，抛弃尘世，
一路驰骋，直到宙斯下令，
让永恒的法则约束地狱之王，
让他安息于天国的子嗣。

阿斯卡拉福斯

刻瑞斯啊，站住！
宙斯可怕的旨意注定你的孩子将永远成为塔尔塔罗斯的女王——
她既不敢升入奥林匹斯宙斯阳光普照的领域，
也不敢在侍奉她的仙女们的陪伴下踏足绿意盎然的大地。
普洛塞庇娜，回想一下你昨晚的漫步，

当你在极乐世界的树林中穿行，
走过那永不凋零的凉亭和长满青苔的小径——
那里鲜花永不败落，风也不扰乱那神圣的宁静，
那寂静抚慰着亡灵，没有乌云遮蔽它柔和的银光——
你摘下了那里的果实，你吃下了石榴的籽——

刻瑞斯

住口，你这遭众神憎恶的灾祸预言者！
亲爱的普洛塞庇娜，我的孩子，看着我。
你在退缩；你那战栗的身躯和苍白的面颊，
竟让那本属虚妄的谎言听起来仿佛真有其事。
你并未尝过厄瑞玻斯的食物——
你是神祇的后代——
无论是冥府还是朱庇特，
都休想将你从母亲紧拥的双臂中夺走。

普洛塞庇娜

若命运已定，我们又能抗拒什么？
永别了！噢！母亲，
你比光芒、比这美好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更令我珍视——
尽管这世间万物与我那可怜的仙女同伴们都如此亲切，
而我却不得不离她们而去......
噢！不朽的神灵也会落泪吗？
女神也会像凡人一样死去，
抑或在那个意味着死亡的国度里生存与统治吗？
伊诺，亲爱的阿瑞图萨，你们又要失去那不幸的普洛塞庇娜了——
一旦我离开你们前往阴郁的塔尔塔罗斯，
我便不再是我自己。

刻瑞斯

难道就没有转机吗，伟大的朱庇特？
若她离去，我便随她同往——
大地将失去其引以为傲的丰饶，

而厄瑞玻斯将承载我那四季不变的馈赠——
那些曾被你——众神之暴君——所珍视的馈赠！
我那在塔尔塔罗斯之火中成熟的庄稼，
将以天界的琼浆玉液供养亡灵。
到那时，你这无情的兄弟，
难道不会因悔恨当初未对我的孩子施以仁慈，
面对着荒芜的大地徒叹奈何吗？

伊诺

我们将一同舍弃光明，追随你而去；
在冥府，你将环绕于天生仙女的簇拥之中，
极乐世界将化作恩纳的模样——
你无需再怀念那片故土平原，因为它失去了你——
这位曾受其哺育的王后——便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阿瑞图萨

我将随你沉入深渊：
我的百合花冠将在厄瑞玻斯绽放，
这对大地而言将是巨大的损失——
它将因嫉妒我们在冥府那更胜一筹的命运而逐渐凋零衰败；
而明媚的阳光与清新的天界之风，
将照亮那幽暗深处，吹散那停滞的空气。

（她们紧紧环绕着普洛塞庇娜：冥府的幽灵们将她们隔开，伫立其间。）

阿斯卡拉福斯

离去吧！她是我们的王后！你们不得靠近！
听那朱庇特的雷鸣！在那些未知的形体面前战栗退缩吧——
若你们冒犯了他们的威权，必将尝到暴政带来的悲泣与泪水。

伊里斯

看那悬于高空的朱庇特之秤：你们将在那里接受权衡——
那是必须服从的定数。

刻瑞斯

噢！朱庇特，请垂怜一位母亲的祈祷！
难道与你血脉相连竟毫无分量？
难道身为丰饶大地之后、你的姐妹，
竟要受这地狱丑怪的嘲弄？
看那秤盘，两端已然平衡！这预示着什么？
别离开我，普洛塞庇娜，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
他绝不敢将子株从母本上强行剥离。

（拥抱她）

阿斯卡拉福斯

他是全能的主宰！谁能限制他的旨意？
让他来裁决我们的诉求吧！命运站在我们这边，
普洛塞庇娜归我们所有！

（他试图将刻瑞斯与普洛塞庇娜分开，但被众仙女阻拦）

刻瑞斯

住口，那象征地狱与黑夜的不祥之鸟！
滚开！莫用你的尖啸惊扰母亲的悲痛，退下！
我们要祈求的是朱庇特，而非你。

伊里斯

亲爱的普洛塞庇娜，你的命运已由朱庇特定夺：
当恩纳大地繁花似锦，
当烈日将炽热的光芒直射这欢欣的乐土，
当盛夏君临之时，
你便可在人间生活，漫步于原野之上——
或与仙女嬉戏，或陪伴在母亲身侧，
尽享宁静的喜悦。
然而，当严霜冻结了那裸露漆黑的大地，
当树木凋零落叶，
当羽翼斑斓的鸟儿在刺骨寒风中哀鸣觅食之时，

你便要降入幽深的黑夜，
君临塔尔塔洛斯，
统御那阴森可怖的幽影与地狱之子；
抑或漫步于美丽的至福乐土那静谧的林间——
那里流淌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忘川；
那里无风，空气中不闻鸟鸣，亦不见飞羽掠过——
唯有一片宁静澄明，
赐予劳碌一生后的凡人以安息；
众神以此奖赏那些承受了神灵无法体会的苦难的凡人——
让他们化作一群虚无的幽影！
岁月的轮回终将带来欢乐，也伴随着离别的哀愁；
半年属于光明与大地，半年则属于冥界的幽暗。

普洛塞庇娜

亲爱的母亲，让我吻去那颗悄然滑落的泪珠——
它正沿着你那因忧愁与悲伤而憔悴的面颊流淌。
这并非苦难：
与我们往昔的幸福时光相比，这不过是些许变迁。
与你共度的六个月里，
每一刻都承载着漫长岁月的深情厚爱；
而在那凄凉的塔尔塔洛斯度过的六个月短暂时光，
亦将在重逢喜悦的憧憬与梦幻中流逝。
我们将有六个月在大地上相伴，
又有六个月在梦境中相依；
宙斯的判决终将失效，
我们将永远连结在一起。

刻瑞斯

噢，最美丽的女儿！那如夏日般美好的访客！
你的容颜令我振奋，也将给这片大地带来生机——
一旦你离去，我便会弃它而去。
若你不在人间，无论是草籽还是谷物都将无法生长；
万物将沉睡于可憎的黑暗之下，

直到你归来时，新绿才会萌发，
田野才会再次披上夏日植被的盛装。
而当你离去，沉甸甸的谷穗将在我的愁容下低垂、枯萎，
散落的种子将静静蛰伏，
直至你重返之时才会再次破土而出。
再见吧，亲爱的孩子，冥界的女王，
去那里闪耀吧——
正如戴安娜那银色的马车降临在环绕万物的深沉夜色之中。
果实的赐予者！这便是你将享有的尊号；
夏日的甜美先知，
正从冬日那倾斜的阴影中款款走出，
乘着那胸脯如雪的燕子所驾驭的车辆！
再深情一吻，然后再次道别！
失去你，冬天便失去了一切，
将变得加倍荒凉、霜白而凄冷；
凛冽寒风呼啸着掠过那冻得瑟缩的大地——
那里既无花朵点缀，也无绿草装点。
正如我此刻泪水涟涟，
树木也将纷纷飘落枯黄的叶片，
覆盖你那长达六个月的"坟茔"；
阴云密布的长空将遮蔽太阳神的视线，
使他不致目睹因你离去而引发的惨淡景象。
就这样，黑暗的冥王篡夺了宙斯的权柄：
当他带走你时，也就攫取了半个大地。

【全剧终】

附录：神话人物译名对照表

中文名	英文名	身份
普洛塞庇娜	Proserpine	冥后，谷物女神之女
刻瑞斯	Ceres	谷物女神
普路托	Pluto	冥王
朱庇特 / 宙斯	Jupiter / Jove	众神之王
伊里斯	Iris	彩虹女神，众神信使
阿瑞图萨	Arethusa	泉水仙女
阿波罗 / 福玻斯	Apollo / Phoebus	太阳神
阿斯卡拉福斯	Ascalaphus	冥界幽魂
阿尔普伊斯	Alpheus	河神
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盗火的泰坦神
潘多拉	Pandora	人类之母
伽倪墨得斯	Ganymede	众神斟酒者
提丰	Typhon	大地之子，巨怪
达芙妮	Daphne	化为月桂树的仙女
绪林克斯	Syrinx	化为芦苇的仙女
戴安娜	Diana	月神与狩猎女神
塔尔塔罗斯	Tartarus	冥界深渊

中文名	英文名	身份
厄瑞玻斯	Erebus	冥界黑暗之地
极乐世界	Elysium	冥界中善人安息之所
忘川	Lethe	冥界之河，饮之忘前生
奥林匹斯	Olympus	众神居住的天庭
恩纳	Enna	西西里岛平原，普洛塞庇娜被劫之地
特里纳克里亚	Trinacria	西西里岛古称
埃特纳火山	Mount Etna	西西里岛活火山

)(*)(



A Pomegranate, Siena by George Henry Hall



迈达斯

（MIDAS）

玛丽·雪莱 著

中文译稿

译者：[您的名字]

目录

译者序
剧中人物
第一幕
第二幕

译者序

玛丽·雪莱以《弗兰肯斯坦》闻名于世——那位在闪电中诞生的怪物，那位年轻的天才作家。但那只是她故事的一半。

1820 年，在意大利旅居期间，玛丽·雪莱创作了两部神话戏剧：《普洛塞庇娜》与《迈达斯》。这些作品从未在她生前完整出版，也从未被搬上舞台。它们是写给孩子们的，却并不幼稚——它们细腻、深邃，且暗藏锋芒。

如果说《普洛塞庇娜》是一部关于女性团结与坚韧的悲剧，那么《迈达斯》便是一部关于贪婪与愚昧的喜剧。迈达斯王渴望点石成金，最终却发现这恩赐实为诅咒。他无法进食、无法饮水、无法安眠——他拥有世间最多的黄金，却买不到一顿粗茶淡饭。

这部戏充满了讽刺与幽默。迈达斯并非恶人，他只是愚蠢——他偏爱本国的神祇潘神，而非高贵的阿波罗，于是被罚长出驴耳朵；他贪恋黄金，于是被赐予点石成金之力，却几乎饿死。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出于虚荣与短视，而他的每一次惩罚都既严厉又滑稽。

《迈达斯》提醒我们：世间最珍贵的事物——食物、清水、亲情、安眠——都无法用黄金购买。这一真理，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都同样真切。

这部译稿力求在忠实原文与中文表达之间取得平衡，使读者既能感受到原作的诗意与幽默，又能以母语的节奏体会剧情的流动。愿这部作品为中文读者带来欢笑与思索。

是为序。

ZJC
2026 年

剧中人物

中文名	英文名	身份
迈达斯	Midas	弗里吉亚国王，贪财而愚蠢
佐皮里翁	Zopyrion	迈达斯的宰相
阿斯法利翁	Astyphilus	迈达斯的廷臣
拉孔	Laocon	迈达斯的廷臣
阿波罗 / 福玻斯	Apollo / Phoebus	太阳神，音乐与诗歌之神

中文名	英文名	身份
潘	Pan	山林之神，牧羊人与羊群的守护者
巴克斯	Bacchus	酒神
特摩洛斯	Tmolus	山神，歌唱比赛的裁判
西勒诺斯	Silenus	酒神巴克斯的养父

场景：弗里吉亚

第一幕

第一场

场景：一处乡村；一边是光秃秃的山丘，另一边是冬青树林；一条溪流两岸长满芦苇。

（迈达斯和佐皮里翁上场。）

迈达斯

黎明之门已然开启，
曙光女神奥罗拉驾驭着轻盈的骏马，
穿过东方的天门，疾驰而来。
她身披玫瑰色云朵，乘风而上，
奋力攀登陡峭的山坡。
她轻轻握着缰绳，
金色的秀发在清晨的微风中飘扬，
遮蔽了苍白的星辰。
田园的劳作开始了；
羊羔在羊圈里咩咩叫着，
牛群在圈里低伏着，
公鸡向远处的同伴们高声啼鸣。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谁？

他们并非凡人，而是神祇般俊美，
身着华丽的服饰，庄严地坐在一起。
那是潘神吗？我们的国神，被他的牧神们环绕？
还有谁？他头戴金冠，手持竖琴——
那是至高无上的阿波罗？

佐皮里翁

陛下，您最好退下，以免冒犯。

迈达斯

是的，懦弱的血液从你颤抖的嘴唇中流淌而出；
但请听我说。
哦，诸神！因为你的风度如此高贵，
可以肯定的是，世间无人能拥有你丝绸长袍上闪耀的黄金；
我，即便为王，也未必能夸耀自己比丢卡利翁的石铸子民更高贵。
我能否问你，为何你纡尊在这贫瘠的弗里吉亚土地上
留下你金丝凉鞋的印记？
或者，为何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那草木覆盖的宝座上，
仿佛在主持一场重大的审判？

特摩洛斯

潘神用他那欢快的笛子——牧神们喜爱的笛子——
向福玻斯的金琴挑战，
说他的叙林克斯比阿波罗引以为傲的弦乐器
更能发出甜美的音符。
我将评判双方。
欢迎，国王。我是老特摩洛斯，
那座荒山的守护神。
您可以留下来聆听众神歌唱。

迈达斯（旁白）

我的判断无需聆听；
潘是我的守护神——老角潘，

弗里吉亚人的神，守护着我们的羊群；
没有任何和声能比得上他那欢快的笛声。

阿波罗（歌唱）

那双不眠的时光女神啊，在我安歇时将我守望，
身披星光织就的锦缎幔帐，挡住天空中开阔的月光，
将繁杂的梦境从我昏暗的眼中拂去，
当她们的母亲——灰白的黎明告诉她们梦已消散、月色已尽时，
将我唤醒。

于是我起身，攀登天国的蓝色穹顶，
我漫步于群山与浪涛之上，
将我的长袍遗留在海洋的泡沫中——
我的足迹用烈火为云朵铺路；
洞穴里充盈着我明亮的身影，
而空气将翠绿的大地向我的拥抱全然敞开。

阳光便是我的箭矢，
我用它将喜爱黑夜、畏惧白昼的欺诈射杀；
所有作恶、乃至心存恶念之人都逃避我，
逃离我光芒的赫赫威严；
美好的心灵与坦荡的行径汲取了新的力量，
直到黑夜的统治将它们削弱。

我用空灵的色彩滋养着云朵、彩虹与群花：
月亮的圆球以及永恒凉亭中的纯洁星辰，
都被我的力量环绕，如披战袍；
无论什么灯火在地上或天庭闪耀，
都不外乎那唯一的、属于我的力量之碎片。

正午时分，我伫立在天堂之巅，
随后带着不舍的步伐漫步而下，
融入大西洋傍晚的云雾——
为了我的离去，它们哭泣并皱起眉头；

还有什么神情比那微笑更令人愉悦？
我用它从西方的岛屿上抚慰它们。

我便是宇宙借以审视自身、
并知晓自身神圣的眼睛。
一切乐器或诗行的和谐，
一切预言，一切医术皆归于我；
一切艺术或自然之光——
胜利与赞美，本就理所当然地属于我的歌声。

潘（歌唱）

从森林与高地我们走来，我们走来；
从那喧嚣的浪涛默不语的环水岛屿上，

聆听我甜美的笛音；
芦苇与灯心草中的清风，
百里香花萼上的蜜蜂，
香桃木丛中的飞鸟，
酸橙树上高鸣的蝉，
以及草丛深处潜行的蜥蜴，
都如同苍老特摩洛斯一般静默，
聆听着我甜美的笛音。

清澈的佩纽斯河在流淌，
幽暗的坦佩山谷沉浸在皮利昂山的阴影中，
超越了消逝白昼的光芒，
在我甜美的笛音中加速。

那些西勒诺斯、森林之神与法翁，
还有林中与波涛间的仙女，
都来到潮湿河畔草地的边缘，
露水斑驳的洞穴边缘，
所有当时随从并追随的生灵，
都因爱慕而静默——
正如你此刻，阿波罗！嫉妒着我甜美的笛音。

我歌唱舞蹈的星辰，
我歌唱巧夺天工的大地还有天空——
与巨人之战，还有爱、死亡与诞生，
然后我变换了笛音，
歌唱我如何在迈纳罗斯山谷中，
追逐一位少女并抓住了一截芦苇——
神祇与凡人，我们莫不如此受骗！
它在我们胸中断裂，于是我们流血！
大家都哭了，我想你们俩现在也会哭，
若不是嫉妒或衰老冻结了你们的血液，
为我甜美的笛音感到悲伤。

特摩洛斯

福玻斯，这顶桂冠属于你。
牧神们或许会随着永远快乐的潘的欢快旋律翩翩起舞；
但智慧、美貌和神圣的力量，
以及最高诗篇的精髓，
都蕴藏在你的歌声之中。
众神称你为旋律之王，
请从我这双软弱的手上接过第二顶桂冠吧。

潘

老灰胡子，你说这是谎言！
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得阿波罗炽热的光芒，
融化你雪白的头颅，
滋润你那光秃秃、丑陋山丘上贫瘠的土地吗？
我在此恳请弗里吉亚的迈达斯来评判；
让他来裁决吧，他绝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迈达斯

不朽的潘，在我这凡人的耳朵听来，
你那轻快的旋律远胜过他那昏昏欲睡的曲调；
他让我沉沉睡去——正如我的首相佐皮里翁所知——

但你那欢快的音符唤醒了我，
如果我是特摩洛斯，我愿将这奖赏献给你。

阿波罗

你是谁，竟敢在众神之中用你凡人的声音说话？
愚昧无知的蠢货！
玛尔叙阿斯的诅咒难道不令你这不敬神的灵魂感到恐惧吗？
难道你也想成为我最公正的惩罚的又一个牺牲品吗？
不过，不必再害怕了——
你的惩罚仅仅是你麻木不仁的象征。
长出驴耳朵吧！
这样，全世界都会知道你的真面目，
就连潘神也会为这样的审判者感到羞愧。

（众人退场，只留下迈达斯和佐皮里翁。）

迈达斯

他说了什么？是真的吗，佐皮里翁？
即便如此，你也不要看我——
闭上眼睛，不要看到我的羞辱。
啊！看！两只又长又光滑的驴耳朵！
它们直直地竖着！啊，我羞愧难当！

佐皮里翁

我无法向陛下倾诉我的悲痛，
也无法诉说我灵魂因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承受的煎熬——
这变故，唉！竟已降临到您耳中。

迈达斯

佐皮里翁，你现在就停止你的华丽辞藻吧；
你得想办法掩盖我的悲惨遭遇，否则你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佐皮里翁

伟大的国王啊，唉！我脑子笨拙迟钝；
请恕我冒昧，难道不能把它们剪短，修剪得圆润漂亮，就像人的耳朵那样吗？

迈达斯（摸着自己的耳朵）

它们又长又厚；我怕会很痛；
再说，万一那怀恨在心的福玻斯下令让它们再长出一对来——
那可就不妙了。

佐皮里翁

您戴着一顶雕花金制的小冠冕，那仅仅是表明您是位国王；
如果冠冕做得大些，配上丝绸的头罩，再镶嵌上谁也不敢非议的宝石，
那么您就可以……

迈达斯

你说到点子上了！朋友，我要赏赐你一份厚礼。
但是，听着！佐皮里翁，这件事半个字也不许透露；
要是你把我的丑事告诉了任何人，你就得死。
我要从后路回宫，去打造我那顶新冠冕，
好让其他国王都来效仿——就好像他们也长着我这双驴耳朵似的。

（下场）

佐皮里翁（目送迈达斯离去）

他现在听不见了，我可以笑了！
要是他再多待一会儿，我非憋炸了不可。
两只又长又光滑、直挺挺竖着的驴耳朵；
噢，要是阿波罗能让他叫出驴叫声来该多好！
我要回宫去，在那儿尽情大笑——
等等！迈达斯最后说了什么？
我不能说——不能向朋友透露这桩奇闻？
哈！哈！而且我笑的时候，还不能说出原因？
没人知道真相？没人知道迈达斯国王长着——
谁来了？是阿斯法利翁：
他还不知道这变化；
我得装出一副严肃悲伤的样子；
因为现在要是笑出来，被迈达斯发现，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可一想到那些......
噢！我死定了，无论沉默还是开口，横竖都是死路一条。

（阿斯法利翁上场。）

阿斯法利翁

你知道吗，佐皮里翁——

佐皮里翁

什么！你也知道了？那我可以笑了；——
噢，这真是如释重负！当朝臣们围拢过来时，他看起来怎么样？
他是不是垂头丧气，连耳朵也耷拉下来了？
噢，我要笑死了！

（大笑）

阿斯法利翁

他是个古怪的老家伙，但也并不怎么滑稽可笑。
确实，他喝醉了，在那宽大的绿叶和成串下垂的葡萄花环下，
又是唱歌又是摇晃——

佐皮里翁

葡萄花环！但这能遮住他的耳朵吗？

阿斯法利翁

他的耳朵！——噢，不！它们直挺挺地竖在花环中间。
当迈达斯见到他时——

佐皮里翁

你指的是谁？你刚才不是说——

阿斯法利翁

我说的是老西勒诺斯：他在这些荒野树林里迷了路，
又和那群醉醺醺的同伴走散了——
人们发现他时，他正吮吸着多汁的葡萄，
那些葡萄是他每走一步脚下便生出来的：——

牧羊人在那边的冬青树林里发现了摇摇晃晃的他。
他们把他带去见国王，国王因巴克斯神的缘故对他礼遇有加，
欣然接纳了他，并准备隆重地护送他回到那些与他失散、
正愁苦不已的森林神身边。
不过，你见过迈达斯戴的那顶新式王冠了吗？——

佐皮里翁

哈！他戴上了！——你知道他为何如此小心翼翼地遮掩自己那尊贵的头颅，
这背后的秘密缘由吗？你还没见过——

阿斯法利翁

见过什么？

佐皮里翁

啊！那就算了：——
（激动地转身）
我既不敢偷偷溜走，也不敢留在这里；若我留下，一切秘密都会泄露。

阿斯法利翁

我看得出，国王把某个重大的国家机密托付给了你，
而你极力想保守这个秘密。我是你的朋友，请相信我的忠诚；
若你有疑虑，我可以做你的参谋。

佐皮里翁（神情显得十分重要）

秘密，阿斯法利翁！你是怎么知道的？
如果我伟大的主人（我可没这么说）认为我是个合适的朋友，
愿意向我倾吐他那王室胸怀中沉甸甸的秘密，
我怎能辜负他的信任呢？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过是个卑微受轻视的奴隶。——别再问了！
我们要不要加入那支欢庆的队伍，护送西勒诺斯重返他的林中家园？

阿斯法利翁

朋友，何必怀疑一颗忠诚的心？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我会守口如瓶，像死一般寂静。

佐皮里翁

像死一般寂静！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再见！我要独自沉思片刻，随后在宫门外与你会合。

阿斯法利翁

那你到时候会告诉我吗？

佐皮里翁

别再用无端的猜忌来折磨你我的心了，朋友。
（自语）
噢！我快要窒息了！我愿折寿十年，只为能一吐为快、放声大笑——
可我却不敢开口。

阿斯法利翁

佐皮里翁，你要记住，你这种不公正的隐瞒，
伤害了一位忠实朋友那颗充满信赖的心。

（下场）

佐皮里翁

噢，他走了！我不敢对他吐露，也不敢告诉拉孔；
那必须说出的秘密，绝不能让凡人的耳朵听见。
我肯定无法把它藏在心里；
也许哪天夜里，我会不由自主地在梦中说出来。
这秘密藏不住了！
噢！那些在阳光下摇曳、轻点着羽状叶冠的青翠芦苇啊，
请做我灵魂的守护者，在这危急关头做我的朋友吧：
告诉你们那致命的真相、那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事实时，
我不会有杀身之祸——（俯身低语）
那就是——伟大的迈达斯王长了一对驴耳朵。
噢！我的灵魂多么轻松！我感到无比舒畅！
虽然你们无法因我的信任而向我致谢，
亲爱的、忠实的芦苇，我却深爱着你们；
沉默的朋友，你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了我。

再见！我知道你们会守口如瓶，
绝不会告诉过往的风或奔流的波浪——

（俯身低语）

伟大的迈达斯王长了一对驴耳朵。

（看见巴克斯，惊恐地跳起来，躲在后面窥视。）

（巴克斯上场。）

巴克斯

我在那片冬青栎林的小径与荒野间徘徊了数个时辰——
（醉醺醺的朋友啊，看那染红大地的葡萄汁液，
看那蜿蜒的藤蔓——它们在他足迹所至之处破土而出，
缠绕着那些古老树木多节的树干。）
我也迷了路；不知这流浪者误入了哪片蛮荒之地。
但愿没有哪股蔑视我的力量伤害了我的养父——
那是谁来了？是他，
被一群欢快的祭司和袒胸露乳的酒神女信徒簇拥着；
他们手持缠绕常春藤、顶端裹着松果的权杖，
四处高呼："巴克斯！埃沃伊！"
仿佛那源自尼萨山的狂热激情才刚刚点燃。
还有那头戴庄严冠冕、光彩照人胜过众人的又是谁？
他看起来像位国王；
但即便他只是一头直立行走的驴子，
只要他救下了我那年迈的森林之神并以礼相待，
我也必将给予他丰厚的奖赏。

（迈达斯、西勒诺斯等人上场，随后退至一旁；迈达斯时刻担心着自己的王冠，佐皮里翁躲在他身后，极力忍住笑意。）

西勒诺斯（醉意浓重）

巴克斯，你这逃跑的家伙，我又找到你了！
欢迎啊，我那光荣的孩子！
下次可别再乱跑了，

也别把你可怜的老养父丢在茂密的丛林迷宫里——
若非几位乐天的好心人帮我脱困，
又蒙这位国王好意收留，
我恐怕会落得比你当年在彭透斯——
那个注定短命的恶棍——的牢狱中还要凄惨的下场。

巴克斯（对迈达斯）

我深表感激，定当报答您的盛情款待。
请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以及这是何方国土。

迈达斯

我叫迈达斯——

芦苇丛（频频低语）

国王迈达斯，长着驴耳朵。

迈达斯（转身一把抓住佐皮里翁）

无赖，你撒谎！
胆敢重复那句叛逆之言者，必死无疑。
把佐皮里翁给我拿下！

芦苇丛（低语）

国王迈达斯，长着驴耳朵。

迈达斯（搜寻人群）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她竟敢违逆国王，拿自己的性命去冒犯他的盛怒。

阿斯法利翁

这儿没有女人。

巴克斯

冷静点，迈达斯；没人相信这传言——
那不过是某个不敬神灵之徒或爱恶作剧的森林之神，

出于对你这尊贵王耳的卑劣蔑视而编造的谎言。
摘下你的王冠，向世人揭穿这谎言吧！

迈达斯（紧紧护住王冠）

绝不！什么！
难道一个卑劣、造谣的奴隶
竟能左右一位加冕国王的行径？
佐皮里翁，如果这谎言出自你口——
你就死定了！

佐皮里翁

我？说迈达斯长着驴耳朵？
若我曾向任何人吐露过这般虚假、恶毒的诽谤，
愿伟大的阿波罗用神箭将我击杀！

巴克斯

迈达斯！

芦苇丛（低语）

国王迈达斯长着驴耳朵。

巴克斯

住口！否则，凭我神祇之名，
我要击杀任何胆敢再次侮辱这位尊贵国王的人。
迈达斯，你是我的朋友，
因为你曾救助并盛情款待了我那年迈的森林之神；
选个赏赐吧，我在此起誓，
无论你愿望为何，定当实现。

佐皮里翁（低语）

他肯定会希望把那对驴耳朵扔进冥河里去。

迈达斯

什么！我可以从人类想象力那深邃丰富的宝库中，
从那些至今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却未被留意的狂想里，
挑选一个愿望或希冀，由你来实现吗？
大自然将听命于我而改变法则，
而我将获得一样我长久以来魂牵梦萦的赏赐。

巴克斯

且慢，尊贵的国王，在你说出这愿望之前。
莫让错误或鲁莽的愚行毁了我的恩赐：
三思后再说吧，
因为你所求之事，必将如我誓言那般实现。

迈达斯

让我触碰的一切都化作黄金——
那最辉煌灿烂的黄金！
让我变得富有！
让我双手所及之处——
（愿我能像猎户座巨人那样触碰到群星！）——
全都变成闪耀的黄金！
酒神啊，你既已起誓，我便要讨回承诺——
我那双耳朵已不复存在了！

芦苇丛（低语）

国王迈达斯，长着驴耳朵。

迈达斯

你撒谎！不过我不在乎——

佐皮里翁（私下对迈达斯说）

若容我向陛下进言，
我本可让一位神祇去撤销另一位神祇的所作所为——

迈达斯（私下对佐皮里翁说）

朋友，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否则天黑之前，你的脑袋恐怕就要搬家了。
我是受了福佑的人，比世间任何凡人都要幸福。
你可见兑现诺言？

巴克斯

会的，糊涂人！
我只怕你虽没了那双驴耳，却长着一颗驴脑袋。
别了！我遇见你时，你富有而快乐；
如今我离去，你却已变得穷困潦倒——
尽管你自己尚未察觉。

你的愿望已应允——去触碰吧！点石成金！
来人，把老西勒诺斯抬走，
他正沉浸在醉酒后的神圣梦乡里。
别了！

迈达斯

神圣的巴克斯，我该如何报答你的恩情？

（众人退场。）

（第一幕终）

第二幕

第一场

场景：迈达斯王宫内一间富丽堂皇的厅堂。

（迈达斯手持一朵金玫瑰上场。）

迈达斯

金子！辉煌的金子！我浑身都变成了金子！
我摘下一朵玫瑰——一朵微不足道、终将凋零的玫瑰，

它那柔嫩粉红的花瓣转瞬间变成了金黄；
它的茎、它的叶，全都变成了金子——
这原本只配点缀贫苦农夫节日盛装的花朵，
如今却足以装饰王后的容颜。
我拾起一块石头——一块沉重无用、连奴隶都不屑一顾的顽石，
还有什么比它更低贱？可如今它竟成了纯金！
哪怕是国王，也会为了得到它而向我开战。
当我挥手拂过空气，一阵肉眼难辨的微尘飘落——
那是一场金雨。
噢，如今我才是真正的国王！
我将双手按在宫殿的墙壁上，
架起高高的梯子，只为亲手触碰每一处缝隙与飞檐，
让一切都化作金子：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掩映在金树林中，结满金色的果实——
就连我赤足踏过的土地，也变成了金黄，那是无价的黄金！
我的衣衫也变成了金子！我变得何等伟大！
无数大军正等待着，只待我的黄金将他们召集到王座之下；
我仿佛看见我的金丝织就的战旗，
在亚洲最遥远的堡垒上空飘扬，
由无数战无不胜的勇士守护。
若厌倦了征战的劳苦，我大可买下整个帝国：
印度将归我所有——
那里的绝代佳人、镶金的浴池、芬芳的树林与宫殿，
一切都将属于我！
噢，迈达斯，长着驴耳朵的国王啊！我爱你，
言语已无法形容这种爱——
你这与神祇比肩之人，
仅凭一触，便能将凡世化作天堂——
那奥林匹斯山的黄金天堂！
毕竟，天堂与凡世又有何异？
瞧，我的朝臣们来了！何等气派！
唯有那些身披金甲、肩负帝国重任之人，

才配侍奉于我。
噢，我曾是多么卑微的奴隶！
那时，我的牛羊群、葡萄园与麦田便是我的全部财富，
世人便称我为富翁；
如今，唯有伟大的朱庇特能以雷霆胜我一筹；
谁知道我的黄金能否收买独眼巨人与火神武尔坎——
那火神定然痛恨他父亲的统治——
让他们为我锻造雷霆呢？——到那时——
嘘！他们来了。

（佐皮里翁、阿斯法利翁、拉孔上场。）

拉孔

请宽恕我们，伟大的国王——

迈达斯

你们想要什么，奴才们？
噢！我只需用这双能点石成金的手轻轻一触，
就能把你们全都买下来！

阿斯法利翁

尊贵的迈达斯王，我们恳请您施以援手，解救我们。

迈达斯

解救？拿来你们的铜币、黄铜，或者任何东西——
你们很快就会变得富有。

佐皮里翁

我们冒昧觐见陛下，并非为了求金，而是为了摆脱黄金。
我担心您会因这恩赐而受苦，正如我们此刻一般。
瞧瞧我们的背，都被那沉重的黄金斗篷压弯了。
请允许我们换回那寒酸的旧衣——
那轻薄羊毛织就的、遭人鄙夷的衣衫——
如今我们步履蹒跚，宛如负重的苦力。

伟大的国王啊，请怜悯我们凡人的软弱，
莫要逼我们送命——

迈达斯

滚开，奴才们！
去用破烂兽皮包裹你们那可怜的躯体吧！
拿块旧地毯裹腿，摘片宽叶裹脚——
你们不配穿那身行头——那双金凉鞋——
那是君王才配穿的。

阿斯法利翁

即便您只让我们日行一里，我们也无法做到——
那沉重的实心金鞋底早已压得我们筋疲力尽。

迈达斯

可怜的蠢货！生于尘土、卑微低贱的蠢物！
滚！休敢顶撞我这正当的怒火！
永远别再让我见到你们！
若你们执意留下，切莫叹息、耸肩或弯腰，
以免暴露你们那贫贱、软弱、可悲的本相。
我可不同——我是神！
瞧着吧，蠢货！即便负着这沉重的黄金，
我也能健步如飞，甚至纵身跃起！

（跳跃，随即突然停住。）

哎哟，伤着背了——这斗篷硬得惊人！
不玩了！我的食欲在提醒我：该享用午餐了。

拉孔

午餐正由二十名身强力壮的奴隶抬来；
那原本不过是一张轻木桌，如今却重得让他们几乎抬不动。
瞧，这沉甸甸的金水壶和金盆，
正是供您餐前净手用的。

迈达斯（举起水壶）

这才是做国王的滋味！触碰纯金！
佐皮里翁，若是我能通过触碰将你也变成金人该多好；
那样我就能拥有一群金奴仆来伺候我了！

（将水倒在手上）

这是怎么回事？
我触碰的水流淌下来，竟化作一道黄色的液态金流，
且在下落过程中迅速凝固。
我无法净手——祈求巴克斯神保佑，让我能喝口水吧！
而那块本用来擦手的柔软毛巾，
也瞬间变成了一片沉重的金箔。
够了！我还是坐下来吃东西吧：
我已经好几个小时没进食了，
此前我沉浸在对自己所拥有的万贯家财的金色幻想中，
竟无暇顾及饮食；
如今饥肠辘辘，让我意识到——
尽管我的权势已与不朽的神祇无异——
我仍需进食，这或许是我身为凡人仅存的特征！

（徒劳地尝试品尝几道菜肴。）

唉！这就是我的宿命！全是金子！
这桃子变成了金子！这面包、这葡萄，还有我触碰的一切！
这块肉，原本那诱人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
可如今它既无香气也无滋味——它只是一块无用的金子。

佐皮里翁（自语）

他早该听我的劝告。
如今他守着金子挨饿，却依然顶着那双驴耳朵。

迈达斯

阿斯法利翁，把那个苹果送到我嘴边；
若我不亲手触碰，或许就能吃得下。

唉！我咬不动！
当它靠近时，我闻到了芬芳，以为它终将属于我，
可那一甜美果实竟化作无味的黄金；
巴克斯的恩赐无法令我舒爽，
琼浆玉液凝固，令我难以下咽。
去吧，可怜的奴仆！噢，悲惨的国王！
撤走食物！见之令我作呕。
抬来卧榻！我要睡去烦忧，待醒来再寻良策。
这闷热之日我不敢沐浴，生怕身躯化作金像。
退下！我要歇息——噢，悲惨的国王！

（除迈达斯外，众人退下。他躺下，辗转反侧良久，随后起身。）

噢！蠢货！竟妄想将万物化为黄金！
我真是个盲目的傻瓜！
这床榻是金的；这枕头又硬又重——
它曾是那般柔软，引人安歇，如今却成了一块硬疙瘩；
若我熟睡翻身，恐怕会把脑浆都撞在上面。
噢！我是何等可怜！何等盲目！
我无法进食，因食物皆成黄金；
饮品避开我干渴的双唇；
这坚硬的床榻，对我那伤痕累累的身躯而言，
比岩石还要难受。
我无法行走；金质鞋底的重量将我拽向地面——
华丽的衣袍压得我脊梁欲断——（甩掉斗篷）
躺在那儿吧，金斗篷！
躺在那与你同类的泥土上，腐烂吧！
我不敢用手掌触碰额头，
生怕血肉之躯也化作黄金。

噢！让我诅咒你吧，这卑劣的黄色尘土！
此刻，你的受难者跪地高呼——
一个饥肠辘辘的可怜虫，除了你，他一无所触。
正午酷热时，你能给我清凉吗？

寒冷之时，你能为我生火取暖吗？
愿世人与不朽诸神，
都像我这般厌恶并唾弃你。

（试图扔掉枕头，却因太重而无法举起。）

我本想将你摔在地上，可你的重量却保全了你——
这令人憎恶的、来自冥府的黄金！
巴克斯啊，请怜悯、宽恕并救赎我！
谁在外面？

（拉孔上场。）

去吩咐祭司们，准备最庄严的颂歌与最丰厚的祭品——
那祭品我可不敢触碰，生怕它也变成了那极不神圣的金子。

拉孔

请恕我冒昧，大王，
也许神明会恩准您进食，
同时让您的触碰依然保有那神奇的魔力。

迈达斯

住口，你这奴才！
金子是我恐惧的根源，是我的祸害，是我的死神！
我憎恨它那刺眼的黄光，
憎恨它那冰冷坚硬的质地。
我只想摆脱这一切——快去传令吧。

（拉孔下场）

噢，巴克斯，请垂听他们的祈祷！
把我变成个农夫吧，
给我披上粗陋的兽皮——
让我只吃面包和无味的草根，
只要能解除这可怕的金子诅咒。
我难道不贫穷吗？唉！我变得多么凄惨！
我比最卑微的奴隶还要贫穷，

堆积如山的财富竟买不到一顿粗茶淡饭——
夏日炎炎，我既不能沐浴，也不能穿亚麻长袍；
那沉重、呆滞、坚硬的金属紧紧缠绕着我，
逼得我竟渴望起贫穷来。

（佐皮里翁、阿斯法利翁和拉孔上场。）

佐皮里翁

祭祀已毕，伟大的神明怜悯您的苦难，大王，
他接纳了祭品，并降下了神谕：
"让可怜的迈达斯王去帕克托洛斯河那清澈的急流中沐浴，
将那令他悔恨不已的点石成金之力，转移给那河水吧。"

迈达斯

啊，喜悦！噢，巴克斯，感谢您的恩典！
我每年都要为您献上三只乳羔——
我要举办盛大的竞技会——
就连潘神本人，所受的尊崇也不及您。
快去河边吧——
我渴望感受那神圣河水清凉而流动的触感。

（除佐皮里翁和阿斯法利翁外，众人下场。）

阿斯法利翁

脱掉我们的金凉鞋和斗篷！噢，我再也不想看到金子了！
可怜又富有的迈达斯正飞奔而去，
仿佛在逃避死神，只为尽快摆脱这金属的诅咒。

佐皮里翁（自语）

我在想，他那驴耳朵是不是金子做的呢：
我愿付出什么来泄露这个秘密呢？黄金！那不过是废物，
我们已经拥有太多了——但我愿献出十只初生羔羊，
只为说出这惊天动地的真相——可我却必须把话咽回肚里。

阿斯法利翁

如今我们又能像往常一样牧羊收割，不必再因黄金而丧命。
那金羊毛曾威胁着我们可怜的羊群，
连从天而降的甘霖也无法滋润大地；
风吹来的是金属，走在路上，
那些尖锐细密的微粒刺痛了我们的脸庞——
连船队都险些沉没——

佐皮里翁

所有外乡人都将逃离这片被黄金诅咒的海岸，
直到我们把那位富有的国王捆绑起来，
让他不再改变这片绿意盎然、肥沃的大地——
那时，他将在极度痛苦中摇晃着金色的锁链，最终饿死。

（拉孔上场）

拉孔

懒汉们，这是怎么了？难道你们没去看看那场面吗？
没去看看那位高贵的国王，是如何抛弃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恩赐？

阿斯法利翁

我今天背负黄金累得够呛，连一步都不想挪动，
哪怕是去看宙斯所能展现的最壮丽的奇景。
不过，拉孔，快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拉孔

尽管他急切地想奔跑，
但那身金衣和沉重的凉鞋让这位可怜的国王步履蹒跚；
他倚靠着我和大祭司的手臂，匆匆赶往帕克托洛斯河。
当他望见那条河时，他欣喜若狂地高呼："感谢诸神！"
随后，他脱去长袍跃入波涛之中，
用手掌激起高高的水花，大喊道：
"这不是黄金！我自由了，我摆脱了黄金。"
接着他痛饮河水，

并欣喜地抓起一片顺流而下的树叶，他说：
"你不是金子。"——

佐皮里翁

可是这么久以来——你看到了吗？——
他摘下王冠了吗？——

拉孔

没有——看到他一边用左手紧紧抓住王冠一边跳入水中，
真是奇怪。

佐皮里翁（旁白）

唉，我的命运！我还以为他们已经被看到了呢。

拉孔

他吩咐人把最粗糙的衣服送到河边；——
他以前穿过的衣服，他都不肯碰，因为那些衣服镶着金边。

佐皮里翁

可是他却没有扔掉他的王冠？

拉孔

他一直紧紧地抓着它，好像觉得它留在那里有什么魔力似的。
也许他是对的；——
佐皮里翁，你知道吗，今天早上那个奇怪的声音说的是真的？

佐皮里翁

不用猜；——想想发生了什么，你就能判断了。
我不敢——我对他的耳朵一无所知。

拉孔

我决心找个夜晚，趁他熟睡之际，偷偷听一听。——
不，是他来了。他现在失去了酒神巴克斯赐予的恩惠，
因为他已将其赐予清澈的波涛。

如今，帕克托罗斯河奔流在金色的沙滩上，
流淌的河水创造了一座财富矿藏。

（迈达斯上场，手中拿着葡萄）

迈达斯

我又看到了树木，闻到了花朵的芬芳，
它们的颜色比彩虹还要绚丽；
我看到了秀发浓密的谷物女神刻瑞斯的馈赠堆积如山，
我品尝着它们。（举起葡萄）
这不是肮脏的黄色黄金，
而是绽放着珍贵色彩的紫色和绿色。
我憎恨这座宫殿和它金碧辉煌的地板，
它那金碧辉煌的檐口和椽木——
我要建造一座绿意盎然的小凉亭，
以树叶为顶，以苔藓为地——
我要身披兽皮——
我要用木杯饮水，用木盘进食——
睡在羊群之上；
只有穷人才敢侍奉我。
所有黄金我都要驱逐出我的宫廷，
镀金将被视为叛国罪，
黄金之名本身就将成为罪孽深重之罪。

佐皮里翁

我们不能保留我们的金币吗？

迈达斯

不，佐皮里翁，只有最卑微的农民才能拥有黄金。
这是卑鄙、肮脏的东西——
看看这草地、天空、树木、花朵，
这些都是宙斯的宝藏，它们并非黄金——
现在它们属于我了，我不再受诅咒。
可怜的河流憎恨它金色的沙滩，

当它翻滚着冲刷它们时，它得到了我的馈赠——
可怜的无害的河岸！它们现在变成了肮脏的黄金。
我多么憎恨它！
难道众神不憎恨黄金吗？
大自然展示她所喜爱的宝藏，
她将黄金深藏于地下，
堆积于山峦岩石之上，以压制怪物。

阿斯法利翁

他们说阿波罗的阳光战车是黄金做的。

迈达斯

是的，的确如此，因为黄金属于他——
但福玻斯是我最痛恨的敌人，
凡是属于他的，都会变成我的祸根。

佐皮里翁

什么！陛下要告诉全世界吗？——

迈达斯

安静，卑鄙的流言蜚语！
阿斯法利翁，过来。
看看那些金色的柱子；那些镶嵌的墙壁；
还有那土地、树木、鲜花和珍贵的食物，
我疯狂地将它们变成了黄金——
把它们全都拆掉，我恨透了它们的存在和触碰；
把我的马车和货车装满黄金，套上牛，把它们拖到海边；
然后，我们将头戴鲜花、常春藤和酒神藤蔓的冠冕，
唱着赞美不朽诸神的赞歌，
登上满载黄金的船只，
前往连铅垂线都无法探测到的贪婪海洋深处。
我们将把它们全部——全部这堆可怕的黄色泥土——
全部投入其中。
它们将沉入深邃的蓝色海水中，

吓跑正在嬉戏的绿发海仙女涅瑞伊得斯，
还有那些古怪的海神特里同——
巨浪将合拢，而我，感谢酒神巴克斯，
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我们将让整个回荡的天堂都回荡着我们响亮的感恩赞歌，
我们将欢欣地向深渊倾倒祭酒，
抵达那片富饶、幸福、自由而伟大的土地，
因为我们已摆脱了人类的诅咒——
出卖心灵、束缚灵魂的黄金。

【全剧终】

附录：神话人物译名对照表

中文名	英文名	身份
迈达斯	Midas	弗里吉亚国王
阿波罗 / 福玻斯	Apollo / Phoebus	太阳神，音乐与诗歌之神
潘	Pan	山林之神，牧羊人与羊群的守护者
巴克斯	Bacchus	酒神
特摩洛斯	Tmolus	山神
西勒诺斯	Silenus	酒神巴克斯的养父
佐皮里翁	Zopyrion	迈达斯的宰相
阿斯法利翁	Astyphilus	迈达斯的廷臣
拉孔	Laocon	迈达斯的廷臣
朱庇特 / 宙斯	Jupiter / Jove	众神之王
刻瑞斯	Ceres	谷物女神
普洛塞庇娜	Proserpine	谷物女神之女
玛尔叙阿斯	Marsyas	挑战阿波罗而被剥皮的森林之神
丢卡利翁	Deucalion	洪水后掷石生人的凡人
彭透斯	Pentheus	被狂女撕碎的忒拜国王

中文名	英文名	身份
猎户座	Orion	巨人猎人
独眼巨人	Cyclopes	锻造雷霆的巨人
武尔坎	Vulcan	火神与锻造之神
涅瑞伊得斯	Nereids	海仙女
特里同	Tritons	人身鱼尾的海神
弗里吉亚	Phrygia	迈达斯的王国（今土耳其境内）
帕克托洛斯河	Pactolus	弗里吉亚的河流
奥林匹斯山	Olympus	众神居住的天庭
塔尔塔罗斯	Tartarus	冥界深渊
点石成金	—	迈达斯的能力，也指其诅咒



Public expectations…



Mary: private mirth.